

今夏,点赞我们的“浙BA”

○ 沈丽洁

士力架广告里那句“横扫饥饿”曾是多少人的能量口头禅？可就在浙江夏夜的篮球场被火一样的热情点燃时，我才发现，流水线上量产的能量棒，怎么敌得过万人呐喊汇成的能量脉冲——它横扫的不只是饥饿，更是生活的庸常与灵魂的倦怠。

如果夏天吃冰解暑，那么40℃高温看球能解乏！不信？听听篮球撞击地面的声响，各地“灌篮高手”投球入筐的清脆，持续在山海间回荡。看看忙碌一天的打工人，晚上换上应援服，在观众席呐喊的时候早已忘记白天的疲惫。2025年的这个夏天，“浙BA”联赛以席卷90个区县的磅礴气势，重新定义了这片土地的呼吸节奏，哨声起落间，一场全民狂欢正席卷整个浙江。

如果今天用AI设计一幅画，我会提示这样的场景：黄昏的热浪尚未退尽，县城篮球场却已化身沸腾的火山口。大爷的搪瓷盆敲出接地气的节奏，少年穿梭人缝售卖橘子味冰棍，荧光手环在夜空下连成灵动星河。场中跳跃的并非职业球星，而是你的同事张伟、楼下水果店老板阿强、隔壁工地的挖掘机师傅项益

科——他们白天在流水线、农田、方向盘前谋生，夜晚披上家乡战袍化身“草根球王”。球鞋和地面摩擦的“吱吱”声，融入乡音与喝彩，只要脚下还有力量，心中还有热爱，每个人都找得到属于自己的赛场，投出那一道漂亮的那线。

这是单纯的篮球赛吗？这是一场篮板下的“体育复兴”。没有明星光环加持，只有一群普通人用汗水在塑胶场上写下拼搏的奇迹——琐碎日常在此刻被拦腰斩断，办公室的KPI、菜市场的讨价还价、流水线的机械重复，统统被篮球场撞击地板的坚定击碎成末。

“浙BA”的魔力，正是在于它把“横扫饥饿”的物理补充，升维成“横扫平庸”的精神爆破。作为潮流赛事，互联网不会错过官方带头“造梗”的狂欢。赛前政务号们集体变身段子手：“急！全网寻梗！”“首战倒计时！请你造梗！” 浦江县从网友评论里捞出“上山割稻队”的灵感，最终官宣“上山收割队”，口号“万年浦江，收割全场”既致敬世界稻作起源地“上山文化”，又宣告要像割稻般横扫胜利。湖州安吉更把海拔1587米的龙王山“派”上阵，中锋就叫“龙王

山”。当非遗百叶龙绕场翻腾，当越剧混搭篮球T台秀，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被赛事撬动，如助燃剂一般催化这场“燃球反应”。

赛场上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有后援团的“能量内卷”。68岁杭州大爷连进四球、快递小哥单场砍下15分的画面刷屏网络，耳边喝彩声早已超越技术统计，涌向普通人对生活的炽热拥抱。在武义古城，数百人挤满青石板路，目光锁住广场巨幕上的每一次抢断，默默对拼搏本身投去最纯粹的礼赞；青田人把36米西式长桌搬到瓯江畔，咖啡杯与欢呼声在暮色中共振，看球成了诗意的日常；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的篮球馆从亚运赛场接而来，球队仿佛掌握了帕累托最优的奥秘，配合啦啦队的硬核整活，Buff叠满时打出开局三连胜的战绩，蚕花姑娘手里的新市茶糕都不够分。运动撕下精英或草根标签，回归百姓参赛百姓喊的人气时，分数不过是助兴的鼓点，包容与共情才是观众席的助威“加特林”。

再放眼全网，赛事“能量血条”补充的后劲也早已溢出球场。9.9元门

票在嘉兴能兑换T恤、荷花、大米甚至景区门票。淘宝闪购借势投入50亿消费券，让球场呐喊直接转化成烧烤摊人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嘉兴区域烧烤搜索量周环比暴增200%，西瓜搜索量同步飙升。在凤桥镇联丰村，看完球的食客挤爆农家乐，灶火彻夜不熄，“营收至少涨20%，下周末包厢全订光了！”当小商家们扛着杭白菊茶、桐香猪肉、非遗茶食涌向赛场市集，你会突然读懂，所谓“能量唤醒”，不仅是肾上腺素的飙升，更是毛细血管般的经济复苏。

所以何必在疲累时撕开那层巧克力糖衣？德清选手投进绝杀球时眼里的光，诸暨球迷嘶吼到沙哑的嗓，深夜大排档碰杯的笑语——这些粗粝滚烫的生命力，才是对抗虚无的真正“士力架”。村超、村BA热血积累在前，“浙BA”更像一柄巨斧，劈开了燥热夏天厚重的壳，让每个普通人看见，站上故乡的球场，你我皆是黑马。当终场哨响，人群汇入夏夜的街巷，他们的背影写满答案，真正的闪电能量补充，永远来自为热爱燃烧的自己，来自这片让热爱起跳的土地。

静静的老街

○ 沈旭霞

受往昔之情怀。

那段消逝却历历在目的过去，让我我又返回生命之路，年岁作证，你我已走过难以释怀的人生，重温老街之沧桑和温暖时，惟有感谢生命，感谢年岁。

冬季晴天，太阳下，老街有长辈的关爱，邻舍的热情，老街南边，有户人家，前面有棵百年桑树，结的桑果又大又紫又甜。

月光下，那里闪着一双黑珍珠般的眼睛，还有两条长长的粗辫子，夜风吹拂，辫梢头蝴蝶结，一上一下，轻盈摆舞。于是，不知是谁开始遐想。

如此纯真诗意，如此情思缠绵，又如此遥远多情。

在月光下，小小的转弯拐角处，似乎在等待什么啊！

那里有少女的音容笑貌，总是令人情不自禁地产生幻想。渴望爱情，无奈焦虑，怯怯等待，感受幸福。

从那一天起，开始青涩而酸甜的暗恋……从此一生开始思念，思念月光、晚风。思念那对在肩背一上一下，摆舞的翠绿蝴蝶结。

今，古城新开河边，贵泾桥头，

旧貌换新颜，而那不知长了多少年的女贞子树，因为紧靠河边，所以仍独立在老地方。

女贞子啊女贞子，你依然如此亭亭玉立，初夏依然披一身似雪一般的莹莹花朵。

苕水沿着江南运河在呼吸，盈盈缓缓流淌，透出无尽的思念和独有的韵味。

可见阿婆门口，黑瓦盆的香草头碧绿飘香，老房子一边石板架子前，开遍丛丛太阳花。正中午时分，太阳下，太阳花似红宝石般艳亮而静美。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秋冬尽临，带霜枯叶落满地，昔日孩童今姒翁，岁月如梭宛如风。

斗转星移，苍穹白云悠悠，时光不老，然你我一年又老去，一年老尽又一年。岁岁年年。年年岁岁。

此值冬日，你我发小，寒夜群聊叙旧，点点滴滴，碎片收集，悠悠情长。记忆回忆，不期而至，亦保留一段时光，仿佛为确认生命未竟的眷念。

古老的老街，比飞英公园的千年古银杏更古老。古城也许比运河年轻。苕

我的“双抢”

○ 施永清

温，灼浪滚滚，那是肉眼可见。烈日下长时间面朝水田背朝天，只觉眼前一阵阵发黑，脑门的血管突突直跳，腰疼得仿佛已经折断，到最后只剩下机械的重复，不知何时是尽头。但为了生活，也为了稻谷换钱继续学业，再苦再累也得咬牙坚持。

这个过程中，伤痛总是难免的。

这割稻吧，就熬熬夜加班，一开始头脑是清醒的，可做着做着，倦意与差错便接踵而来。一瞬间，握镰刀的右手就“行凶”了，目标是左手，哪根指头不定，反正不是竖割就是横切，一个激灵，眼前的障碍裹挟着倦意一扫而光，抬起手来，某根指头已经血肉模糊。捏着伤指回家，在一个固定抽屉的固定位置，准确找出一小瓶云南白药（几家亲戚户户都有备）敷上一药，扯一块破布包扎上，再返回现场继续。田里本来就潮湿，雷雨也是常有的事，这水便毫不留情地渗进伤口……至今，左手留下的大小五个疤痕仍然清晰可见。

正常情况下，割稻比插秧略微轻松点。割稻累了，可以稍微走动一下，也可以坐下喝口茶，实在不行田埂上躺一会，最多招来几声大人的呵斥。插秧可不行，泥水没至小腿肚，不方便行走，关键点，外围有人完成超越，自己被困在里面了，硬要溜达就会踩坏刚种下的秧苗，所以除了身后遥远的底端田埂，别无出路。于是咬牙坚持，前面描述的濒临晕倒的“症状”就是这么来的。实在不行时就想出一个“绝招”，给自己找一个精神寄托：晚上有一场露天电影，还有一本未看完的《岳飞传》什么的。

肩挑背扛是另外一门“必修课”。脱完粒的谷要挑，粪肥化肥

要挑，拔完的秧要挑。挑一副沉重的担子，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行走，是不能停下来歇息的。一则田埂窄容不住担子，二则后面的人排着队呢，所以拼死也要撑到底。为防止打滑摔倒，十个脚趾头须弯成钩状扎进泥里才行。农村里有这么一个说法，担子只要挑得动走得了，就压不坏人，所以半大小子们这种龇牙咧嘴的狼狈不会得到多少同情。“背扛”大都发生在“双抢”之后的售粮环节。入库时，大人扛麻袋，小孩扛蛇皮袋，平地行走时腰弯成九十度，进到库里要爬粮堆走又长又窄的跳板时，九十度已经不管用了，得继续下腰呈锐角状才能上行。我那晒得油光乌黑的额头啊，都快碰到板面了。

整个过程，从七月中旬开始，持续到月底结束，大约半个月到二十天不等。但有一样，绝不能迟于立秋，否则晚稻会大幅减产。节气不等人，不然也不用拼命“抢”。

我的“双抢”，从小学一年级持续到高二，基本贯穿了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暑假。一九九零年，也就是高考结束那年，因为报考了军校，怕过度劳累体检不过关，才告一段落。最后一次参加“双抢”是在一九九五年，当时我在基层部队刚度过一年实习期，已经是一名海军中尉了，特地选了七月份休假，回去再吃一遍苦。现在想想，这姿态还挺高的。

经历了那么多次“双抢”，究竟有啥收获呢？于我而言，如果说少年时期烈日下“不知何时是尽头”是自问，那么最后一次回去参加“双抢”已经是很好的自答了。做事，不怕慢，就怕站。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一句话：干就完了。



竹翠鸟声清

（国画）
徐小丰

在田野

○ 赵佳安

夏天的时蔬中我最中意番薯藤，热油下锅煸炒，红椒大蒜提香。筷子轻夹一口，唇齿间满溢天然芳香。可惜现在家里的番薯藤都购于菜市场，但时间倒退回二十多年前，跟着外婆一起摘番薯藤的情景仍历历可见。即便现在成日住在钢筋构筑的楼房里，可舌尖的滋味依旧能穿凿岁月的厚壁，让往昔田野里的清风再度涌入胸膛。

记忆中七月的晨光总是灿若金粉，温柔地洒在乡下老家门前的田野上，外婆种的菜畦也沐浴在天地初醒的曦色中。夜晚常有阵雨光顾，深褐色的泥土带着湿润也蕴藏着看不见的活力。有时是蚯蚓蠕动身体深埋着，有时是青蛙跳跃双腿浅唱着，小动物们懂得自然界章法，从不互相干扰。

外婆总是一丝不苟梳着两条麻花辫、戴个凉草帽立在田埂上，朝我一招手，我就会欢呼着朝她奔去。小脚丫踩在松松软软的土地上，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在田野里侍弄各种蔬菜，这位小妇人最是巧手，茄子、番茄、南瓜……每样蔬菜都在方寸间被她排布得井然有序。她蹲下身，俯佻着并不年轻的脊背，轻抚过一株株藤蔓，摘掉枯枝烂叶，为蔬菜瓜果腾出养分和空间。若是偶尔发现有菜虫侵蚀了这些宝贝，她也不免轻声嗔怪几句。我学着她的模样，蹲在旁边笨拙地摩挲着瓜果的嫩叶小花，看晶莹的晨露如初生婴儿般纯净，不小心滚落，心中顿生怜爱。

最欢喜的，莫过于跟随外婆一起摘番薯藤的日子。那看似普通又不起眼的番薯，却有着极强生命力的藤蔓。尤其是在盛夏，藤叶生长越长加茂密，纵横交错俨然铺展成深绿色海洋。外婆走在前头为我开路，用布满褶皱的双手，灵巧地拨开层层藤叶，指点我哪些鲜嫩正可食用。我依循着她的教导，指尖轻轻捏住嫩茎。只要稍一用力——“咔”的一声脆响，青紫或翠绿的藤茎便应声而落，一种小小的采摘满足感油然而生。断口处，乳白色的汁液会迅速渗出，黏黏糊糊沾满了我的十指。

外婆见状，就会立刻俯身，用她的粗布衣料裹住我的手，小心翼翼为我细心擦拭。那专注的表情，像在呵护一件易碎的珍宝。我们总这样，一老一小，身影紧紧依偎，互相扶持前行。在双脚尚未丈量过外面世界的童年，我与外婆，在广袤无垠的田野里，在绿色番薯藤的深处，悄然度过了许多个悠长又难忘的年头。

不知从何时起外婆老了，她无法再在心爱的田地里劳作，她会坐在门前眼巴巴望着曾经种满黄瓜、玉米、豆角的土壤开始荒芜，然后陷入久久的沉思。再后来，外婆隐入尘烟，杂乱生长的蔓草吞噬了田野，也逐渐模糊了我们祖孙在一起的回忆，开始轮到我沉陷在无尽蔓延的思念中。

然而又是一年夏天，当我再次见到餐桌上的清炒番薯藤，望见厨房里鲜亮多汁的各类蔬菜，外婆的身影又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原以为已经忘记了她年轻时的模样，可那个勤劳善良的外婆早已将她的脸庞，连同整片田野和雨水的气息、阳光的温暖，一并种进了我的生命深处。

后知后觉，原来真正沉甸甸的并非是那担挑在肩头的番薯藤，而是它的藤蔓被折断后的时光。绿色的藤蔓折断后缠绕成丝，结成记忆的茧，裹藏了我再也回不去的那片田野和整个夏天。

对面阳台上的迷彩服

○ 倪平方

总在最外面的晾衣杆上靠着的位置晾挂着一件吸饱洗衣粉的迷彩服像一面褪色的旗把左邻右舍的晨昏都染成低饱和度的草绿在最接近阳光的地方

对着天空数里面藏着的星星如今在这个梅雨季所有缝线突然集体松懈那些曾经的枪林弹雨都无法穿透的经纬此刻却向南方的潮湿投降

我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但能感知得到穿上它会有多勇敢多威严即使远离了硝烟与弹火它依然笔挺粗粝尽显坚韧自律的本色

对面阳台上的迷彩服空出了常挂的位置只见一群欢快的麻雀飞来落在空晾衣杆上吹着口哨开始练习列队它们一定不会想到这里曾挂过一件褪色的迷彩服

你说，他的孩子会不会把袖口的破洞当做望远镜

它们自由自在的脚步正与一片宁馨的土地对视微笑

荷花的修为

○ 杨菊三

——

明知夏天酷热，却顶骄阳而前往；明知池底污秽，却出淤泥而不染。

荷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不媚不妖，不卑不亢，从枝头才露尖尖角的那一刻开始，就锁定了目标，而且清水浑水都蹬，十分用心地张罗每一枚叶，开好每一朵花。

有自己的行为准则，有自己的方向理念，将花朵奉给平湖的时候，叶也恰到好处地作了铺垫；将莲子献于人类的时候，藕也瓜熟蒂落地得到新生。

就在苦夏打磨，就在苦夏历练，在艰难中积聚自己的力量，在逆境中强劲自己的筋骨，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才情，不断地砥砺自己的意志，直至塑就一个最为完美的自己！

二

只因她的叶长得圆润，只因她的花开得艳丽，只因她的品格清正高雅，她就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

尽管她只是站在夏天的低洼里，有了她就不再憋闷；尽管她只是处在酷暑的浅弯中，靠了她就不再烦躁。

自古以来，许多典籍都记载了她，许多诗词都吟咏了她，她就在画册中绽放，她就在影视中亮相。

说她是出淤泥而不染，赞她是濯清涟而不妖，她都担负得起。荷的一生，保持了纯净之真，捍卫了高洁之本，至于她的谦逊内敛，她的坚忍不拔，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这么一种有担当有含量有象征意义的花，不喝彩也实在过意不去！

三

清荷盛开的时候，这个夏天就立体起来了。

是绿叶的迎风而舞吗？是红花的崭露头角吗？反正，整个画面都在律动着，都在跳跃着，都在张扬着。

这仅仅是一张叶的青碧？这仅仅是一朵花的雅致？在炽热的气象中，原本就绿肥红瘦的山川田野，有如此一抹色彩的关爱，你再不驻足的话，就有点不合乎情理了。

那就尽情地释放吧，那就尽情地铺展吧，唱响这支夏日的歌，让她普及，让她置顶，让她不再在这个多事的季节中失去前行的方向。

夏天的鼎盛，看来非荷花莫属！